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彥火

文化禮品

美國的出版社有專門出版禮品書的出版社，通過精美的裝幀設計和包裝，作為各大節日包括生日和特殊節日的禮品，從而突破圖書市場，把這種出版物作為文化禮品，打入禮品店。

一九九零年，我決定把這個意念引進香港，策劃了一套禮品書。

「書」與「輸」近似音，廣府人視為大忌。記得台灣有一位著名學者叫逯耀東教授，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某年新春，他向恩師拜年，把他剛出版的新作奉贈老師，師母為之大怒，直斥逯教授在新春送書不吉利，逯教授頭腦轉得快、人急生智地說：「這本書是我寫的，是我的書，不是老師的書，我輸老師不輸。」

要扭轉香港讀者對書的觀念，談何容易。針對一般人對書不吉利的念頭，我策劃的文化禮品，名為Citygift（城市禮品），不以「書」來命名。

我想，每年情人節，年輕人往往為要送什麼禮品給愛侶煞費思量，尋常不外是玫瑰花和朱古力。玫瑰花很易凋謝，朱古力吃掉便沒有了，毫無新意。

我設計Citygift的第一炮便是情人節禮品：《愛的珍藏》。我邀請海內外名作家寫情話，讓他們抒發對愛情的觀念。

《愛的珍藏》共有兩個版本，一本配上攝影名家的作品，另一本配上油畫家的作品。封扉留有空頁給愛侶貼上照片、並有專頁讓其填上第一次約會的日子、相識趣事及愛侶的姓名等表格。書末附情人節的文字介紹資料。與此同時，還設計一套情人卡，連同這本圖冊置放在一個精美的禮盒內。

我還為每一對情侶特製一本獨一無二「特藏本」的禮品——由情侶預早提供對方一張照片（當然不讓對方知道了），以絲綢印刷，印在畫冊的扉頁上，並打上對方名字，在情人節當天送到對方手上。當愛侶收到一本為她（他）度身訂做的文化禮品，其雀躍歡快之情可想而知。

我與一家廣告公司合作，由出版社編輯、製作、出版，廣告公司主要在各大報章頭版刊登預訂廣告，我們出版了一千本特藏編號本，售價六百八十八元，收入與廣告公司六四分。另外，我們還出版二千本普及本，售價三百八十八元。

當年一束進口的玫瑰花都要五六百元，我們提供的是永恒的「愛的珍藏」。

一千本特藏本很快便訂購一空，普及本我們在萬寧的連鎖店設置專架銷售，銷情也不錯。我們還代台灣時代風雲出版社製作了二千本，後者已取回成本，其他銷售的收入，都是利潤。

（「我的出版生涯」之五）

■《愛的珍藏》情人卡。　作者提供

天言知玄　楊天命

趣稚成績單

不知閣下有沒有見過幾十年前的「幼稚園」成績單？最近天命翻出我幼稚園時期的成績單，想起那段趣稚的時光，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最有趣的是「操行」方面的評價，以前竟然把每項評分都分得如此瑣碎：「聽見鈴聲就去上課」、「臉上常帶笑容」、「說話不怕羞說得很清楚」、「不放手指在口內」、「上課時能安靜留心聽講」、「不用手指挖鼻孔耳朵和揩拭眼睛」……而等級則是分為「優」、「佳」、「良」、「可」、「劣」五級。

看來天命小時候還算是個乖孩子，操行表現基本上都是在前三級。但在「上課時能安靜留心聽講」這方面，我得到的都是「良」而沒有「優」。雖然時隔多年，早已不記得我自己在幼稚園的表現，但是根據天命對自己的了解，我一向不是那種「坐定定」的小孩子，而是對萬物都感到好奇，說不定當年總是對老師提出各種古靈精怪的問題，沒能保持安靜，也不奇怪呢！

至於學習成績方面，更是完美詮釋了「三歲定八十」這句話：我的常識和數學高分，現在也是用這兩科的知識作為長處，以術數師作為職業。而我的「寫字」卻很低分，其實直到今天，天命寫批文時，還常常因潦草隨性而被學生「投訴」：「師傅，你寫緊咩呀？」哎呀，沒辦法嘛，你看我從小就是如此！

其實，「成績單」在許多學生心中，或許曾經是噩夢。現在的學業壓力更加逼人，不知又為多少學生帶來焦慮和困擾。可是多年後回顧以前，天命心中留下的，多數都是一些趣稚溫馨的記憶。雖然無論是人生的哪個階段，都要面對那個階段的「成績單」，都難免有壓力。

天命希望，閣下在多年後回顧今天的歲月，能像我看到幼稚園的成績單一樣，雲淡風輕地回想這趣稚時光！

水過留痕　少爺兵

「小哥」引退

「小哥」費玉清宣佈退出演藝圈！

出道樂壇四十六年的費玉清突然拋出震撼彈，宣佈待明年舉行的巡迴演唱會結束後，將正式退出演藝工作，這消息來得突然，令圈中人及歌迷們都感到「好愕然」，因為小哥事前未有透露過半點風聲。然而小哥的親哥哥張菲（台灣藝人）就表示，小哥其實已多次向家人說過要退出演藝圈，但熱愛唱歌舞台的小哥一直猶豫不決，這次小哥是真的決定了，家人都尊重他的選擇。

幾年前喪母之痛，對小哥的打擊很大，情緒亦頗受影響，他對父母孝順敬愛之情，一直是溢於言表。母親去世後，小哥每場演唱會都依然留有最佳的座位予以亡母，不過每看到台下的「空櫈」，憶念亡母的悲痛，多次令小哥在台上哽咽落淚，唱不下去了……年前小哥的父親亦相繼去世，退出樂壇重回家人懷抱，渴望餘生重拾與家人的天倫之樂，是小哥下定決心的主要原因。小哥說：「我想回歸簡簡單單、無牽無掛的生活！」但小哥亦明白多年來歌迷對他的支持和疼愛也是那種「好到」無話可說的程度，所以在他退隱前舉行的巡迴演唱會，他會以最誠摯的歌聲、最經典的歌曲去答謝每一位歌迷。

小哥在海峽兩岸暨香港的演藝圈是不少藝人歌星心中的樂壇天王巨星，他的歌聲綿綿細膩，款款深情地演唱着的歌曲，令歌迷觸動心弦之外，更感覺到歌曲有着強烈的畫面感，這就是小哥天籟歌聲動人之處。演藝圈中人經常說，想看小哥的演唱會每次都是一票難求，他們也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情況，動用人情交情才能取得一、兩張門票，恐怕小哥這次的巡迴演唱會，歌迷們都要提前幾天不眠不休去排隊撲飛了。坦白說，筆者也是小哥的忠實歌迷啊！

爽姐私語　林爽兒

不捨華哥

岳華大哥走了，大家都很不捨很難過！都為他的離世留下一言半語作悼念！特別是與他共事過的，合作過的，或者經常見面，經常相聚的，多對華哥有讚有彈，都說華哥是位真誠、有義氣、愛家、愛朋友、愛香港、愛國的好演員！

我認識華哥最早來自我的父親，父親在世時常常提到幾位演員，其中提得特別多的是岳華大哥，所以我對岳華大哥印象比較深刻，原因在於我父親是做粵語片的，令我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是粵語片的明星演員，像謝賢、周聰、姜中平、吳楚帆、張瑛、張活游、李清。國語片演員就只聽他常常提到岳華，他說岳華的書法寫得很好，書也讀得很多，所以藝術修養也特別高，我把這幾句說話常常記在心裡。

當我入了行，因還是在電視台工作，仍然未有機會接觸到拍國語片的岳華大哥，是後來同行的何小姐把我聯絡過來，才有機會正正式式和岳華大哥交朋友。那時候華哥已經半退休，當然仍拍無綫的電視劇，我們一班做採訪的成了華哥的朋友，這是何等開心的事，每隔一段日子我們茶敘，天南地北華哥更是我們的主持，有他在話題特別多，反而太太恬妮姐便負責在旁邊照顧我們，可惜近幾年華哥與恬妮留在加拿大的時候更多，電視劇也不演了，而且很久沒有他的消息，令大家非常掛念，偶爾聽到一些比較接近的加拿大朋友來報訊，只知道他健康有些問題，但甚少人接觸到他們！

如今華哥是真的離去了，我們怎麼不捨也不能再見！但那天傳來消息之後，卻有人形容華哥是甘草演員，大抵沒有幾個人知道「甘草演員」，於是我上那些網站搜索，天呀！原來不知如何「甘草演員」欄目下的演員在「他們挑選」下，幾乎無一倖免，除了目前當正男一和女一，否則曾經當過的都被「打入」甘草之列。

■Gigi姐把最近和華哥、恬妮的合照放上社交網，感到好朋友忽然去世而難過痛心！　作者提供

百家廊　若荷

踏訪三蘇祠

「三蘇祠」，是北宋著名文學家蘇洵、蘇軾、蘇轍的故居。踏訪三蘇祠是我許多年前藏在心底的願望。這個令人目光挪不開的地方是眉山，古時稱作眉州，這裡文風鼎盛，俊傑輩出，早在宋朝就有886人考取了進士，更有「三蘇」蜚聲海外。這個三蘇就是蘇洵、蘇軾、蘇轍三父子。它原是一所普通的中式庭院，面積約五畝，宋真宗大宗祥符二年，北宋文學家蘇洵出生在這裡，其後，蘇洵之子蘇軾、蘇轍也出生於此。

在這三父子中，最讓人難以忘懷的當是蘇軾，他的多情、豪放、豁達，面對顛沛流離的命運和人生憂患，依舊「風雨任平生」的灑脫、樂觀，成全了他在宋代文學史上的成就，成為世間博學鴻儒、才華橫溢的一代文學家。饗殿、啟賢堂、木假山堂、瑞蓮亭是園中主要景觀，蘇洵、蘇軾、蘇轍和程夫人、任採蓮、蘇八娘、王弗、王閏之、王朝雲、史夫人及蘇家六公子等人的塑像，還有古籍繕本、陶瓷、書畫、碑刻等，館藏文物近萬件。

蘇家舊居，原沒有這些匾額對聯、典雅屋宇。明代洪武元年，為紀念蘇洵父子，朝廷對三蘇故園進行修繕，改宅為祠。明末曾毀於戰火，清康熙四年在原址上得以重建。經過歷年不斷添擴，現佔地一百餘畝。古木扶疏的三蘇祠紅牆環抱，翠竹掩映亭榭館堂，屬於三進式江南園林式庭院，一直以來，就是文人墨客和廣大民眾拜祭三蘇的聚集場所。園內樓台、水榭分佈，多是仿照宋代或明清時期的風格，或古樸雄渾，或精緻玲瓏。更有著名的「來鳳軒」、「洗墨池」，林蔭蔽日，瑞荷醉紅，盡顯江南「三分水，二分竹」的「島居」之風。它疏林深處，幽蘭微馥，圓形門下，鋪設了青磚小路，憑借此，可引導你穿遊廊，跨石橋，過小徑。

來鳳軒，是蘇軾兄弟青少年時期的臥室兼書房，連同啟賢堂走廊，組成第三進四合院。嘉佑二年蘇軾兄弟同榜考中進士後，詩人梅堯臣寫了《題老人泉寄蘇明允》詩：「日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寓意蘇洵家中飛來了兩隻可愛的鳳凰。蘇洵為勉勵兒子勤學上進，為它取名為「來鳳軒」。軒前兩株鐵樹，已有300多年歷史。園中唯一的遺蹟三蘇井，據說是蘇洵親自掏挖的，此井井水清爽甘美，長年不枯。有個習俗悄然流傳，凡來三蘇祠者都繞井一周，為的是沾染一點文人士氣。一些遠道而來的學子，常約井邊汲水而飲，那番陶然之態，如沐雅韻詩風。

步入三蘇祠，有關蘇小妹的名字也再次被人提及，這個與蘇家有關的關鍵性人物，數十年來在我腦海裡千回百轉，如白荷般俏麗。故事中的詩句聯對，和詩人的篇章一樣，在中華大地上流光溢彩。然而，「三蘇祠」卻告訴我，蘇小妹其實並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名喚蘇八娘的女子。而《鵲橋仙》裡秦觀纏綿的愛情也不是寫給她的，她只是歷史傳說中一個虛無的人。但正是這樣一個虛無的愛情故事，喚起人們對美麗蘇八娘的聯想，想起傳說當中有關蘇小妹三難秦少游的故事。

現實中，蘇家沒有蘇小妹這樣一個女孩，蘇軾也沒有蘇小妹這樣一個妹妹，而是有一位年居蘇軾之上的女兒蘇八娘。八娘現實中的婚姻並不美滿，既沒有《鵲橋仙》裡繞人心魂的愛情，也沒有舉案齊眉的禮待，因她的丈夫並非正人君子。16歲時在長輩的說合下與舅舅的兒子程之才結婚，不但沒享受到愛情的幸福，婚姻的美滿，婚後還受盡程姓人虐待，僅3年便因長期遭受夫家虐待而亡，死時只有18歲。八娘不幸的婚姻，讓父親蘇洵痛心疾首，悲憤交加，後悔把女兒嫁給這樣一戶心地歹毒的人家，也因此與程家結怨，以至於在女兒死後8年仍然耿耿於懷，懷着哀傷的心情寫當初將女兒嫁給「州里之大盜」的前因後果，陳述八娘之死的經過，以誌心中永遠的哀痛。但一縷香魂隨風去，即便是後來為她撰寫《自尤〈並序〉》，她也已是不在的人了。

在淙淙流動的曲徑旁，蘇八娘和母親程夫人正執扇踱步，雕像中，程夫人溫和的目光正視着前方。在蘇八娘十八個青春年華裡，有16年是在這溫馨的庭院中度過的。蘇家是典型的詩書禮儀之家，祖父是一位官員，父親蘇洵性情散漫，蘇八娘一出生就生活在一個無憂無慮的家庭，且家庭氛圍十分和睦。她的父親蘇洵不善耕作，一切用度全憑她的母親程夫人經營紗穀行所得，以供家人生活和求學，經年累積，也得到一份不小的家業。

蘇軾19歲時成親，第一位妻子便是王弗，她是鄉貢進士王方之女。作為進士之女，王弗聰慧謙謹，知書達理。每當蘇軾讀書之時，便伴讀在側。她對蘇軾關懷備至，情深意篤，也換得了蘇軾對她堅貞不渝的愛情。可惜天不假年，僅過十年王弗去世，死時僅27歲，留有一子名邁。王弗去世後，蘇軾納王閏之為續弦。閏之是王弗的表妹，早年對蘇軾有所仰慕，和蘇軾成婚後生育兩子，對表姐的孩子視如己出。她陪同蘇軾經歷了宦海沉浮，一同生活了25年，經歷了史上有名的「烏台詩案」和「黃州貶謫」，在家徒四壁揭不開鍋的時候，與蘇軾一起去採野菜充飢。她死後，習慣了賢妻呵護的蘇東坡，再次經歷了喪妻之痛，特地撰寫「惟有同穴，尚蹈此言」的《祭亡妻同安郡君文》，此後，將王閏之的靈柩停在京西寺院，直到十年後蘇軾去世，蘇轍按照蘇軾遺願與其合葬，完成了祭文中的承諾。

最後一個守候在蘇軾身邊的女人是侍妾王朝雲。她12歲入府，18歲被納為侍妾，兩人年齡相差27歲。王朝雲跟隨蘇軾23年，在蘇軾第二任妻子去世後，蘇軾再次被貶，遂往南蠻之地惠州。這時他已經年近花甲，王朝雲不離不棄，被蘇軾視為知己。曾為蘇東坡生下一子，取名乾兒，因產後身體虛弱，不久便溘然長逝，年僅34歲。朝雲死後，蘇東坡將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棲禪寺大聖塔下的松林之中，並在墓上築六如亭紀念，亭柱上鐫有一副楹聯：不合時宜，惟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

蘇家歷來重視家風，三蘇父子立身操守，光明磊落，關心國家命運，同情民間疾苦，都是與蘇氏家風分不開的。程夫人不僅善於持家，還淳樸善良、淡泊豁達，秉承家訓，對子孫教導有方。蘇東坡小時天資聰明，但卻十分淘氣，蘇洵便在古井旁栽下一棵黃荊樹。眉山有一俗話：黃荊條下出人才。想必年少的蘇軾和蘇轍，在程夫人讀書、教子的過程中，也偶有被折條打手板的經歷。院中種植，折來即用，甚是得心應手。千百年後，黃荊條主幹已經枯死，又有新芽從旁發出，三株新發的黃荊高低不等，長得最好的一株已有數米。

千年滄桑，多少來過的人都不在了，但三蘇和他們的詩文還在，輕輕圍繞着蘇軾的愛情的三蘇祠還在。不僅僅是愛情，東坡用一生，把別人的苟且，活成了詩與遠方。

路地觀察　湯禎兆

醫院文化

舊生在香港做了幾年護士，受不住辛勞，移民澳洲後，發現另一片天。她在媒體上接受訪問，談及澳洲和香港的醫院文化大不同。

香港的護士一個對十幾至二十個病人，還要長時間輪班，照顧質素自然不好。澳洲竟然是一對四，且醫生有禮，不會高高在上罵護士，也不嫌護士問問題。

香港的醫院如戰場，多年來常受市民投訴。有了社交媒體，更久不久有病人家屬責罵疏忽照顧病人，及太過擁擠等等。醫護人員長期過勞，亦令到很多人寧願跑到私家醫院工作。私家醫院不斷開張，又在公立醫院挖角，形成惡性循環。

醫護界沒有時間慢慢處理病人，惟有事無大小也用抗生素，病菌愈養愈惡，市民愈來愈怕惡菌，一有發燒便衝急症。之前我們寫過，一發燒時先看中醫，又可以用浸腳、暖敷等支援身體，很多人都會破口大罵教壞人，應該立刻入醫院才是上策。其實連西醫也不鼓勵衝急症，一是醫療系統負荷過重，二是醫院也有醫院獨有的惡菌。很多西方國家的西醫，主張先休息三天，多喝水和睡覺，六歲以下不用感冒藥，年紀大點才可以用減少徵狀的藥物（收鼻水、止咳等藥只為紓緩症狀，不為醫病），靠自己免疫力康復，三天不退才進院檢查。在香港，這卻成為大奸大惡的建議了。

香港土地不足，醫院不是圍在草地，也不能開窗，病人困在小小的房間，對着身心俱疲的醫護，無計可施時，當然不能選擇，大局為重。但若每個人都可以學點食療，注意衛生，善用熱能（暖敷）及按摩，一定能減低入院機會，也免卻孩子入院的恐懼。

沒接觸過西藥者，四歲後很少病，之前全用中醫或自然療法解決，會一次比一次快走完病程，最大收穫也是孩子不怕生病，病只是給他休息和長一點的親子時間，對照顧者而言，也安心多了。

鵬情萬里　趙鵬飛

與港珠澳大橋的一段緣

昨天港珠澳大橋舉行通車儀式，這條萬眾矚目的大橋，終於要開始運營了。自2007年從港珠澳大橋的一個研討會開始介入報道，算起來，我跟這座橋的緣分不淺。那時候，距港商胡應湘提出的建橋構想，已經過去了24年。討論的焦點仍然是是否要選雙Y方案，在深圳也建一個落腳點。之後的兩年，我又參加過多場粵港澳三地官方和學界組織的研討會的新聞報道，眼見着三地對於建設大橋的共識，愈來愈多。

直到2009年3月13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外記者會上回答港媒提問時，一錘定音：融資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港珠澳大橋年內開工。彼時，我正在記者會現場。溫總理的話音未落，我已經低頭寫了一條短信，傳給了粵港澳交通問題專家、中山大學港澳大珠三角研究中心的教授鄭天祥。鄭老師是第一批受邀參與港珠澳大橋研究的學者，他不僅治學嚴謹，對媒體也極為友好。無論何時，只要事關粵港澳三地的交通建設問題，他總是隨時預備着為我們答疑解惑，進行權威詳實的專家解讀。

當年底，在慶祝澳門回歸10周年典禮的前幾天，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克強，在珠海宣佈港珠澳大橋正式開工建設。至此，討論了三十多年的港珠澳大橋，終於進入了實質性的施工建設階段。

大橋建設並非一帆風順。當澳門和珠海的施工段如火如荼地趕工時，因工程環評報告在司法覆核案中被裁定無效，大橋香港段一直停滯不前。機緣巧合之下，我認識了港珠澳大橋總設計師孟凡超先生，他很爽快地給了我一個獨家專訪。那時候他們在珠海市行政學院，借了一個辦公室辦公。採訪就在那間辦公室內進行。

孟凡超先生是中國著名的橋樑設計專家，先後主持設計了20餘座內地乃至世界先進橋樑，他從2004年就開始進入港珠澳大橋前期可行性研究。在那次專訪中，他的一番感慨讓我迄今都記憶猶新。他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他去發達國家考察，當時這些國家基本都完成了現代化交通體系建設，而我們才剛剛提出改革開放，彼此之間的發展差距雲泥之別。這樣的巨大落差，讓身為橋樑設計師的他深受刺激。

「哪個真正關心國家命運前途的知識分子，不憂心自己的國家的發展建設。」說到動情處，他一度哽咽，我也感同身受。有家國情懷的人，從心底生發出的情感，真摯而滾燙。在那一次的專訪中，孟凡超先生從橋樑設計的專業角度，呼籲香港段盡快恢復施工。採訪文章刊登在香港文匯報的頭版，一時引起各方高度關注。

一轉眼，距離上次專訪他已經過去了7年多，其間，因為工作變動，我們有4年多的時間失去了聯繫。港珠澳大橋也從他勾畫的圖紙，一點一點變成了現實。就在我得到消息說大橋要在10月下旬正式通車時，夜班結束之後，發了一份希望再次專訪他的郵件。第二天一早，便收到了他的回覆，並特別誠懇地接受了我的專訪邀請，期待我的採訪提綱。我即刻擬了一份詳細的採訪提綱發給了他。

儘管工作日程密集，幾經協調，他還是在大橋通車前的幾天，安排了一個採訪時間給我。非常遺憾的是，因為個人的原因，那一天我無法準時抵達北京。最後徵得他的同意，我請北京的同事馬靜，接替我去採訪了他。

採訪剛一結束，馬靜特意打了電話給我。電話中，她對採訪所得和孟凡超先生謙虛平和的君子之風，讚不絕口。接電話的時候，我正好路過中環的孫中山紀念館。99年前，中山先生在《實業計劃》中就曾構想，要在珠江口建設一個涵蓋廣州香港澳門的世界大港，並藉此帶動珠江兩岸的經濟發展。港珠澳大橋的成功建成，冥冥中也實現了中山先生的夢想。

在採訪的最後，孟凡超說，港珠澳大橋的高品質建設，為內地其他幾個超級通道，比如瓊州海峽通道、渤海灣跨海通道，以及台灣海峽通道的建設，提供了很好的範例，希望港珠澳大橋的建設經驗和理念，將來在國家籌劃開建這幾個超級工程時，能發揮更好的作用。

希望孟凡超先生的願望盡早實現。